

无忧树下 的女孩

〔美国〕卡玛拉·奈尔 著
陈颖 石靛亮 译



The Girl in the Garden

无忧树下 的女孩

〔美国〕

卡玛拉·奈尔 著

陈颖 石靛亮 译



译林出版社

凤凰阿歇特
Hachette Phoenix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忧树下的女孩 / (美) 奈尔 (Nair, K.) 著; 陈颖, 石靛亮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12

书名原文: The Girl in the Garden

ISBN 978-7-5447-3208-6

I. ①无… II. ①奈… ②陈… ③石…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88704 号

The Girl in the Garden by Kamala Nair

Copyright © 2011 by Kamala Nai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Hachette-Phoenix Cultural Development (Beijing) Co.Ltd.China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Marly Rusoff & Associates, In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556 号

- 书 名 无忧树下的女孩
作 者 [美国] 卡玛拉·奈尔
译 者 陈 颖 石靛亮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监制 孙莉莉
特约编辑 王怡翹
原文出版 Grand Central Publishing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凤凰阿歇特文化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info@hachette-phoenix.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http://www.hachette-phoenix.com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156 千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208-6
定 价 29.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我的父母，斯里库玛兰·奈尔和拉缇卡·奈尔

上天啊，这世间坚不可摧的

是爱

它将我牢系于你：

如一颗钻石，

将砸向它的锤也摧毁

我心有你

如金子有光。

如莲花依水而绽，

我依你而生。

如飞鸟

整夜凝望着

流逝的月亮

我想着你，遗失了自己。

我的爱啊——

回来吧。

——密罗·跋伊

（译自简·赫什费尔德的英译）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在大西洋的上空，飞往印度。而你独自醒来，会发现床头柜上有我留下的钻戒，钻戒下面就是你此刻握在手中的这一叠信纸。

可眼下，你睡得正熟，连我俯下身，贴着你的脸，深深吸进你的味道，你也没有醒来。

看着你熟睡，我的心也痛起来。我做了那么过分的事。

我想说，这是因为两天前我收到的那封信，可真正的原因始于更早以前。早在十一岁那年，阿妈带我去印度的那个夏天，一切就都改变了。那些知道我全部过去的人——虽然没几个——可能会说，那个夏天所发生的一切并没有给我带来什么伤害。再过几个星期，我就会从耶鲁大学建筑学院毕业，拿到硕士学位，在纽约的一家设计公司开始我前途无量的事业；我跟大部分家人的关系都不错；一个好男人刚刚向我求婚——可其实，过去的阴影一直纠缠着我。我把它它们摁倒、绑牢，深深地藏在床底，可它们还是慢慢地、

一点一点地爬出来，就像我早该知道的那样，而我无法就这么嫁给你，在我还没有把它们赶走的时候。

所以我留下了你给的钻戒，一开始我就不该接受它。我们之间还隔着那么多秘密。除非我回到这一切的起点，对你坦白所有的事情，不然我不能戴上戒指，做你的妻子。

你知道事情的大概，可我从来没跟你提起过哪怕一点点细节，我甚至没跟你提过平原镇。你还以为我是在明尼阿波利斯长大的，而当你问我为什么从来不带你回家，我对你说，明尼苏达州跟现在的这个我没有一丁点儿关系。我十八岁就离开那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而且从未回头。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对自己说，这就是事实。阿爸也从未跟你说过什么，即使他已经见过你好多次，他觉得这不该由他来开口，可我知道他对我的绝口不提并不赞同。我总是让他想起她。

有一次，你打开我的书桌抽屉找笔，发现了我的全家福。阿妈穿着一件蓝色丝绸纱丽，长发蓬松。你说我妈妈很美，我长得很像她。我从你手里拿过照片，放回抽屉，塞在一叠纸下面。“不，我跟她不像。”我说，然后转过头继续画我的素描，心里却因你的话涌起一股骄傲和渴望。

这些年来，我一直跟印度那边保持着信件来往，这不是什么秘密。可每当你问起我在给谁写信，我都撒谎说只是一位孤零零的让我觉得难过的亲戚，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每次打电话的时候，我都会确认你不在旁边，听不到我们的对话。如果我跟你说实话，那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可是有一次，你问起我的妈妈。你问我，给她写过信或者打过电话吗？我说，没有。那并不是谎话。

前几天我收到的这封信，寄信人在印度，而自从那个很久很久以前的夏天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过信。可我就一下子就认出了盖着邮戳的老式航空信封上的笔迹，我不得不在大厅里的长椅上坐了下来。门房走过来问我需不需要一杯水。

我喝了水，走上楼，把自己锁在小小的画室里。我坐在地板上读信，读了一遍又一遍。

那天晚上，我梦到自己身在一片花园里，枯萎的、墨黑的花朵围绕着我。惟一的一点彩色，是一棵大树的枝条上缀着的红花，那是一棵无忧树。妈妈坐在树下，穿着寡妇的白棉袍。

“阿妈。”我叫道，她站起来，朝我走来。她的脸看起来一点也没有变老——似乎并没有比现在的我老很多——可她的身体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了。她走近来，我张开双臂，可她轻轻地从我身旁滑过，仿佛我是隐形人。我转过身，看见她伏在一口覆满青苔的古井边缘。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可当我张开嘴大叫“不”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她已经跳了下去，一片白晃晃的水花溅起，她消失在井里。我跑过去，探头往井里看，可她已经没了踪影，黑漆漆的水吞没了她。

我惊醒过来，立刻订了一张飞往印度的机票。那天晚上我跟你一起吃饭，可关于我的行程、我的梦，我一个字也没有说，就像其他很多事情一样。

从一开始，我们之间就是这样。大一时我们在绘画课上认识后

不久，你就跟我说起你父母离婚的事，以及你跟你父亲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在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丢下了你，而你发誓绝不让自己像他那样。我听着，一边点头，我的心第一次悸动不已，虽然当时我还不怎么了解你。可即便如此，我还是无法跟你分享我的故事。我有多想告诉你一切，就有多害怕开口。守口如瓶几乎已经是我的本能，一种从母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本能。可是有一天晚上，就是我们大吵了一架的那个晚上，你坚决不放过阿妈这个话题，你不停地问问题。

“她长什么样子？”

“她住在哪儿？”

“你为什么不说话？”

“她还活着吗？”

我慌极了，这种惊慌的感觉就像是我小时候每次参加钢琴演奏会时，坐在硬邦邦的长凳上，脚在踏板上发抖，手指慌得忘记了所有的指法一样。我含糊地告诉你她在我小时候就回印度了，远离了我的生活，事情就是那样，可你不满意这个答案。

“你看，显然这个事情仍然困扰着你。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说呢？也许我能帮你。”

你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可我内心里有些地方深深地关上了门。

“没什么好说的。”我说，然后换了个话题。吃饭的时候，我们生硬地聊天，然后，我找了个借口早早地离开了。

那天晚上以后的一个星期，我都躲着你，手机关机，门铃也不

理。我逃了所有的课，一个人待在我的公寓里。头两天我都在床上躺着，一动也不想动。第三天我下了床，洗了个澡，然后端着一壶咖啡进了画室，开始画画。我想那些天我陷入了狂乱的境地，只疯了似的不停地画，我甚至想不起来自己有没有睡觉和吃饭。我记得的就是画画以及它带给我的仿佛嗑药一般的解脱感，还有不想失去你的感觉。终于我停了下来，收拾起所有的画作，匆匆套上外衣，在冬天的夜里冲出门去。我跑啊跑，一路跑到你的住处，手里紧紧攥着我的画夹。

你打开门，吃惊地看到我站在门外，喘得上气不接下气，脸上满是内疚。我能想象自己当时看起来一定疯狂极了，而在我做了那些事以后你完全有理由恨我，可即便如此你还是让我进去了，你让我进去了。

我径直走到厨房里的餐桌前，放下画夹，把我的画一张一张地抽出来。

“这是阿妈的洋红色大衣，它还挂在我的衣橱里。”

“这是我三岁生日的时候她给我烤的水仙蛋糕。”

“这是我七岁的时候她说服阿爸给我买的四柱床。”

“这是她的橘色药瓶。”

“这是她祈祷时点在走廊壁橱里的油灯。”

“这是她得过奖的花园里的一朵玫瑰。”

“这是她被雪花覆盖的长发。”

“这是她右肩上被蛇咬的伤口。”

你一边看过每一张画，一边仔细听着。讲到最后一张的时候我

迟疑起来，那是一只硕大无比的白鸟，衬着翠绿色的背景。

“那这张呢？”你问。

我抬起头看着你。

“这张我下次再跟你说，我答应你。”

那时，这样就够了。可我知道不会一直都够的。

所以我开始把这一切写下来，一半为了我，一半为了你。

我拼命地写了好几个月，趁深夜你睡了以后的时间。写完的时候，虽然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可我还是把它锁在抽屉里。

现在我终于准备好要跟你分享它。

我希望，当你读完它的时候，你会理解我为什么会这样离开，没有预警，没有解释，没有告别；只留下这个故事，这枚戒指，和一个印度的地址。

最最重要的，我希望一切还不至于太迟。



十岁以前，我一直跟父母一起住在明尼苏达州平原镇山丘上一幢大而空旷的房子里。我们这一区被人叫做“药丸山”，因为住在这里的全是医生，清一色漂亮的红砖房建在整齐青翠的草坪上，地势高出镇上其他地方不少，周围是一片片连绵起伏的玉米地。阿爸是平原镇诊所的心脏病科医师，常常在诊所实验室里拿小白鼠做试验。阿妈在齐佩瓦购物中心的一家百货商店里做零工，不过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栽花种草，做饭，还有照顾我。

如果我说我们的家庭生活如田园诗一般和谐，那不太贴切，不过至少是舒适的。我以为阿爸阿妈的关系很好，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那他们一定彼此相爱。

学校又是另一番情形了。我深色的皮肤、蓬乱的头发和厚底眼镜让我在人前有些畏缩，这些特征跟平原镇小学其他孩子的蓝眼金发和结实的体格是那么格格不入。而我也从来不像他们那样，每个星期天早上都去路德教堂做礼拜。

在家里我觉得很安全。只要没有什么事情打乱我们的日常生活——阿爸在书房工作或者在实验室里研究他的小白鼠，阿妈做饭或蹲在花园里拨弄她的花花草草，而我读书、画画，或者跟我的爱犬梅林一起玩——我就是安全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一切都很不对劲，甚至早在准备去印度的几个月之前，家里的失常就已经非常明显了。可我像多数的小孩子一样，以为这世界围着我打转，对种种异象浑然不觉。

我上五年级那年，一个冷冰冰的冬日下午，阿妈收到了一封信。

那天我的心情格外沉重。琳赛要开生日派对，她邀请了班上所有的女生，除了我。琳赛刻意选在放学回家的校车上发邀请函，她一个一个地叫名字，被叫到的幸运儿一个接一个站起来，穿过座位间的通道，从她手里接过一只粉红色的信封。这让我们的校车司机大为光火，却更让大家觉得好玩。当琳赛手上只剩下最后一只信封，她淡蓝色的眼睛看向我，说：“噢，拉琦，我想我有一封邀请函要给你。”我心里涌起一股希望。几秒钟之后，她把最后的信封也发了出去。“算了，我搞错了。”她的肩膀微微一耸。我的脸刷地烧了起来，我从书包里摸出皱巴巴的《一千零一夜》，把鼻尖埋进书里，挡住刺痛眼眶的泪水，一路都没有抬头。

好不容易挨到了下车，我抬手用手套擦了擦湿漉漉的脸颊，跟往常一样打开我家车道口的邮箱取信。最上面的那封信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目光。跟我们常常收到的那些账单、购物目录、传单、杂志什么的不太一样，这是一张少见的贺卡。简洁的蓝色信封盖着红色

的“航空邮件”字样的邮戳，漂亮的黑色草体写着阿妈的名字和地址：“明尼苏达州平原镇药丸山，奇娅拉·瓦尔玛收”。我知道阿妈在嫁给阿爸之前姓瓦尔玛，可没人这样叫过她。阿妈现在的名字是“奇娅拉·辛格”，就像阿爸叫“维克拉姆·辛格”，我叫“拉琦·辛格”。信封上写的不是“奇娅拉·辛格”而是“奇娅拉·瓦尔玛”，让我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看见这个阿妈在阿爸和我进入她的生活之前所拥有的名字，我没来由地感到不安。龙飞凤舞的草体字跟我的五年级老师那工工整整的字体和阿爸那难以辨认的医生笔迹都大相径庭。

拿着信进了门，我把它放在前门的玄关桌上，脱下湿乎乎的雪靴。我的爱犬梅林扭着屁股连蹦带跳地冲过来，异常兴奋，差点儿把我撞翻在地。浓郁诱人的油炸辣豆饼的香气从厨房里飘过来。录音机里播放着马拉雅拉姆语的爱情电影歌曲，音乐声里夹杂着油在锅里噼啪作响的声音，还有阿妈的菜刀有节奏地落在木头砧板上的声音。

我抓起那堆信，走进厨房，往桌上一扔。灶台上同时煮着三锅菜，阿妈正在切洋葱，虽然有泪水顺着她的脸颊往下滑，但她看起来心情不错。

我曾经觉得，阿妈是平原镇甚至也许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那时候她还年轻，才三十一岁，乌黑的头发垂落腰际，奶茶色的皮肤，大大的眼睛里总是带着一抹梦幻的神色，漆黑、幽深得像是午夜的晴空。尽管她跟其他同学的妈妈一样，总是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可当她走在她们当中，她就像是鳶头耷脑的雏菊丛中的一朵精

致的玫瑰。

阿妈的美貌让我骄傲，也给了我希望。每到晚上照镜子的时候，我都会诚心诚意地祈求我不会永远戴着大大的厚底眼镜，祈求牙齿会被矫正得整整齐齐，祈求五官平平、四肢干瘪的我有朝一日也能出落成阿妈那样光彩照人的美女。每次这么想到最后，总有一阵难为情涌上心头，我便会红着脸扭开头去。

“今天在学校还好吗，莫莱？”阿妈问道。莫莱是马拉雅拉姆语里的“女儿”，阿妈常常这么叫我。

我坐到料理台前的凳子上，面前是一块芝士三明治和一杯巧克力奶。“还不错。”

“你都做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做。”

阿妈抬起眼，说：“你不可能一整天什么也没做。别傻了，拉琦。”

“有一封你的信，阿妈。收信人写的是奇娅拉·瓦尔玛。”我说，想分散老妈的注意力。

这一招很管用。她停下切菜的动作，挪到水槽前，开始洗手。阿妈的手很小，形状很漂亮，却因为春夏两季长时间在花园里干活而布满了擦伤。她的两只手总是散发出一股新鲜的柠檬香气。她取过一块擦碟巾拭干手，又轻轻地按了按眼角，然后走到那一堆信件跟前。

阿妈拿起那封信，凝视了一会儿，一抹红晕浮上她的脸颊。她松开拿着信的手，抓住桌边，闭上眼睛。过了好一阵子，她终于睁

开眼，再一次拿起那封信。

“阿妈，这是什么？”

“没什么，只是从老家来的信，从印度来的，就这样。”她说，可她的声音变了，压得低低的又带着一些傲慢，好像我是个陌生人，问了不该问的问题。

印度，印度，我的好奇心被激起来了，可阿妈再也没有多说一句话。她把信塞进围裙的口袋里，走向灶台旁继续边煮菜边哼歌。

安静地吃过晚饭，我们一起坐在客厅里等阿爸从实验室下班。阿妈给他留了一盘菜，搁在微波炉里。我坐在那儿写作业，阿妈则在读一本小说。有一次我抬起头来，看见她在哭，不是切洋葱时的那种哭，她的胸膛起伏，双手颤抖，泪水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我很多年没有见过阿妈哭了，这一幕让我的心沉入了冰窖。我不禁想起小时候，有时一觉醒来，会听到阿爸阿妈的卧室里传来尖叫和玻璃打碎的声音，或者走进浴室时，会看见阿妈蹲在马桶旁一边抽噎一边干呕。一天，阿妈的表姐，住在街尾的维娜姨妈来家里照看我，阿爸开车带走了阿妈，然后一个人回来了。

维娜姨妈在我家的客房住了一个月。那个个月结束的时候，阿妈回来了，手里紧紧地攥着一瓶药丸。她整个人都变了，变成了一个安静、沉稳的阿妈，再也不尖叫或哭泣了。我记得当她第一次走进门的时候，我跑开了，她追上来抓住我，把我紧紧地搂在胸前，低声说：“我再也不会丢下你了。”

而我现在看着她坐在沙发上流泪，那些记忆又翻滚而来。我逼着自己开口：“阿妈，怎么了？”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仿佛一时不认得我是谁了。她的目光慢慢聚集，清了清嗓子，并没有抬手抹眼泪，就任它们淌在脸上：“我刚刚读了一个伤心的故事，莫莱，不用担心。”

可我有些担心。我跟在她身后，假装要去厨房拿一杯水，看到她的书里夹着一抹蓝。

~

阿爸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阿妈和我都已经睡了。我睁眼盯着黄色床帐的皱褶，楼梯上传来爸爸轻快的脚步声，听起来仍然精力十足。蜷在我脚边的梅林抬起头，它颈圈上的吊牌叮叮当当响了起来。我掀开被子下床，把门拉开一条小缝，侧身钻了出去，把鼻子呼哧呼哧地苦苦抱怨的梅林留在房里。

一开始阿爸并没有看见我，而我静静地看着他。他比阿妈大十三岁，鬓边的头发已经开始花白，嘴角和眼角也有了皱纹，可我仍然觉得他是个英俊的男人，非常英俊。他高、瘦，一双乌黑的眼睛藏在金边眼镜后面，眼窝深陷，眉毛又粗又黑，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胳膊下夹着一打文件。

“拉琦，你还不睡觉在做什么？”阿爸的声音听起来并没有生气，只是有些心烦意乱。

“我睡不着。”

“为什么睡不着？有什么事吗？”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甚至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出